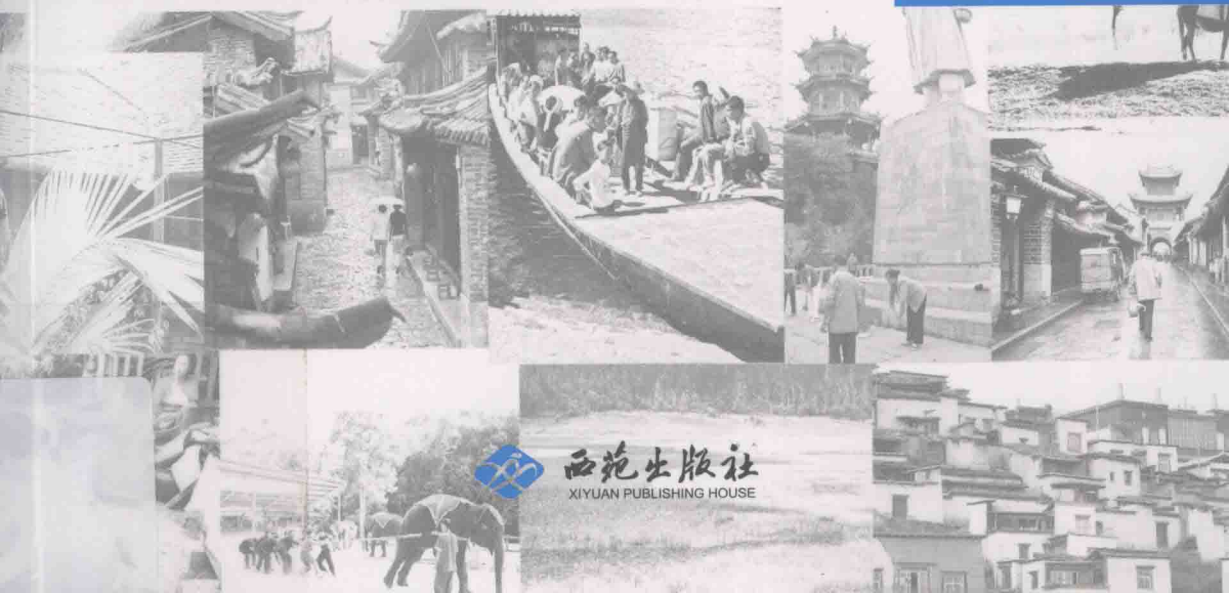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别走得更快 停下来 等一等你的灵魂

云南记忆

「张家荣◎著」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「张家荣◎著」

云南记忆

Y U N N A N J I Y I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南记忆 / 张家荣著. — 北京 : 西苑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151-0179-8

I. ①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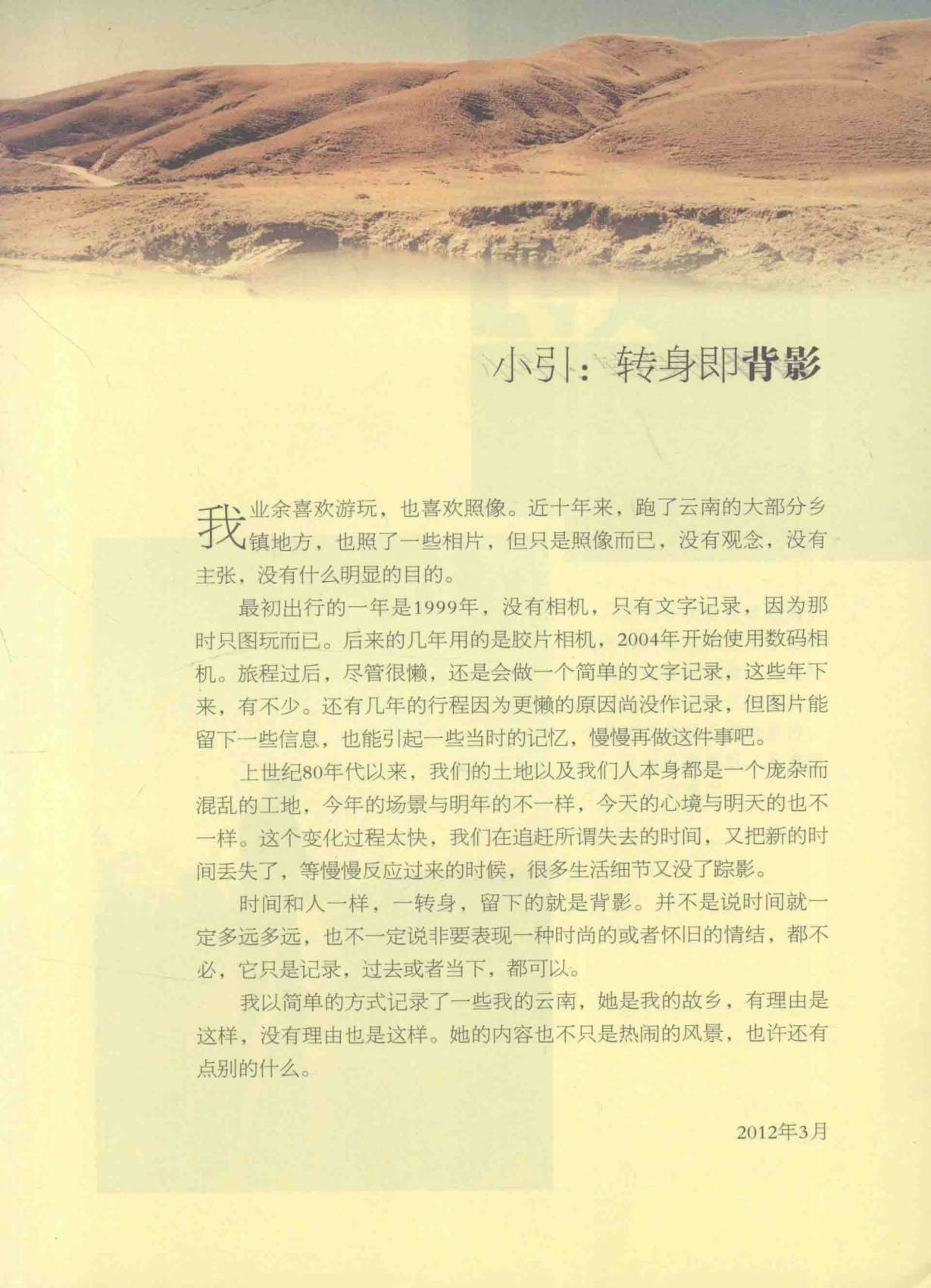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671号

云南记忆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张家荣 | |
| 出版发行 | 西苑出版社 | |
| 通讯地址 |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| 邮政编码 100143 |
| 电 话 | 010-88637256 | 传 真 010-88637120 |
| 网 址 | www.xycbs.com | E-mail zhenypbook@163.com |
| 印 刷 |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 |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 |
| 开 本 | 710mm×1000mm | 1/16 |
| 字 数 | 450千字 | |
| 印 张 | 19 | |
| 版 次 | 2012年8月第1版 | |
| 印 次 |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|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51-0179-8 | |
| 定 价 | 48.00 元 | |
-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小引：转身即背影

我业余喜欢游玩，也喜欢照像。近十年来，跑了云南的大部分乡镇地方，也照了一些相片，但只是照像而已，没有观念，没有主张，没有什么明显的目的。

最初出行的一年是1999年，没有相机，只有文字记录，因为那时只图玩而已。后来的几年用的是胶片相机，2004年开始使用数码相机。旅程过后，尽管很懒，还是会做一个简单的文字记录，这些年来，有不少。还有几年的行程因为更懒的原因尚没作记录，但图片能留下一些信息，也能引起一些当时的记忆，慢慢再做这件事吧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人本身都是一个庞杂而混乱的工地，今年的场景与明年的不一样，今天的心境与明天的也不一样。这个变化过程太快，我们在追赶所谓失去的时间，又把新的时间丢失了，等慢慢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很多生活细节又没了踪影。

时间和人一样，一转身，留下的就是背影。并不是说时间就一定多远多远，也不一定说非要表现一种时尚的或者怀旧的情结，都不必，它只是记录，过去或者当下，都可以。

我以简单的方式记录了一些我的云南，她是我的故乡，有理由是这样，没有理由也是这样。她的内容也不只是热闹的风景，也许还有点别的什么。

2012年3月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小引：转身即背影

【卷一：遥远的红河】/1

【卷二：梦境版纳】/13

【卷三：雨季滇西北】/21

【卷四：从版纳到腾冲】/39

【卷五：街子上的农耕年代】/89

【卷六：奇彩边境】/117

【卷七：被“遗忘”的地方】/1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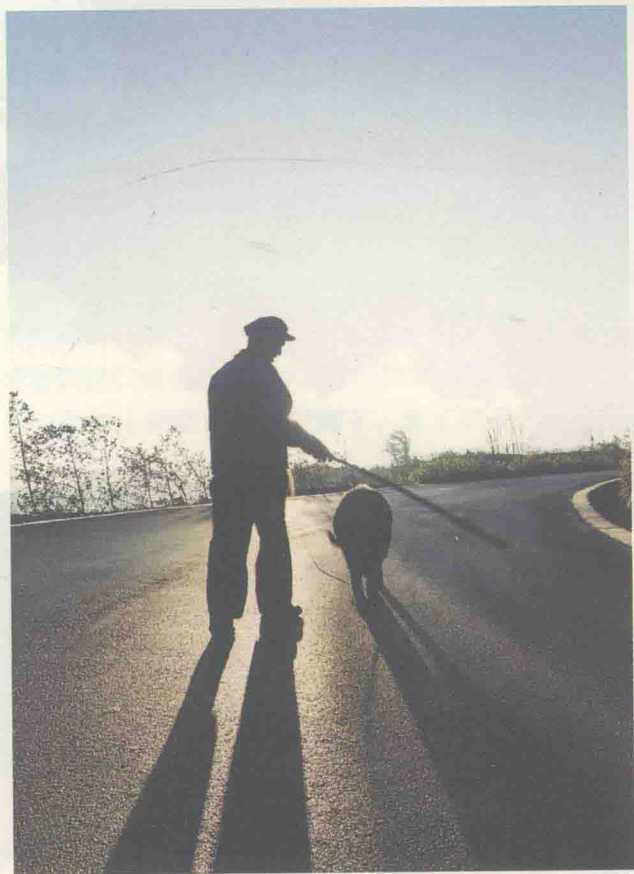
【卷八：曲靖与昭通】/267

卷

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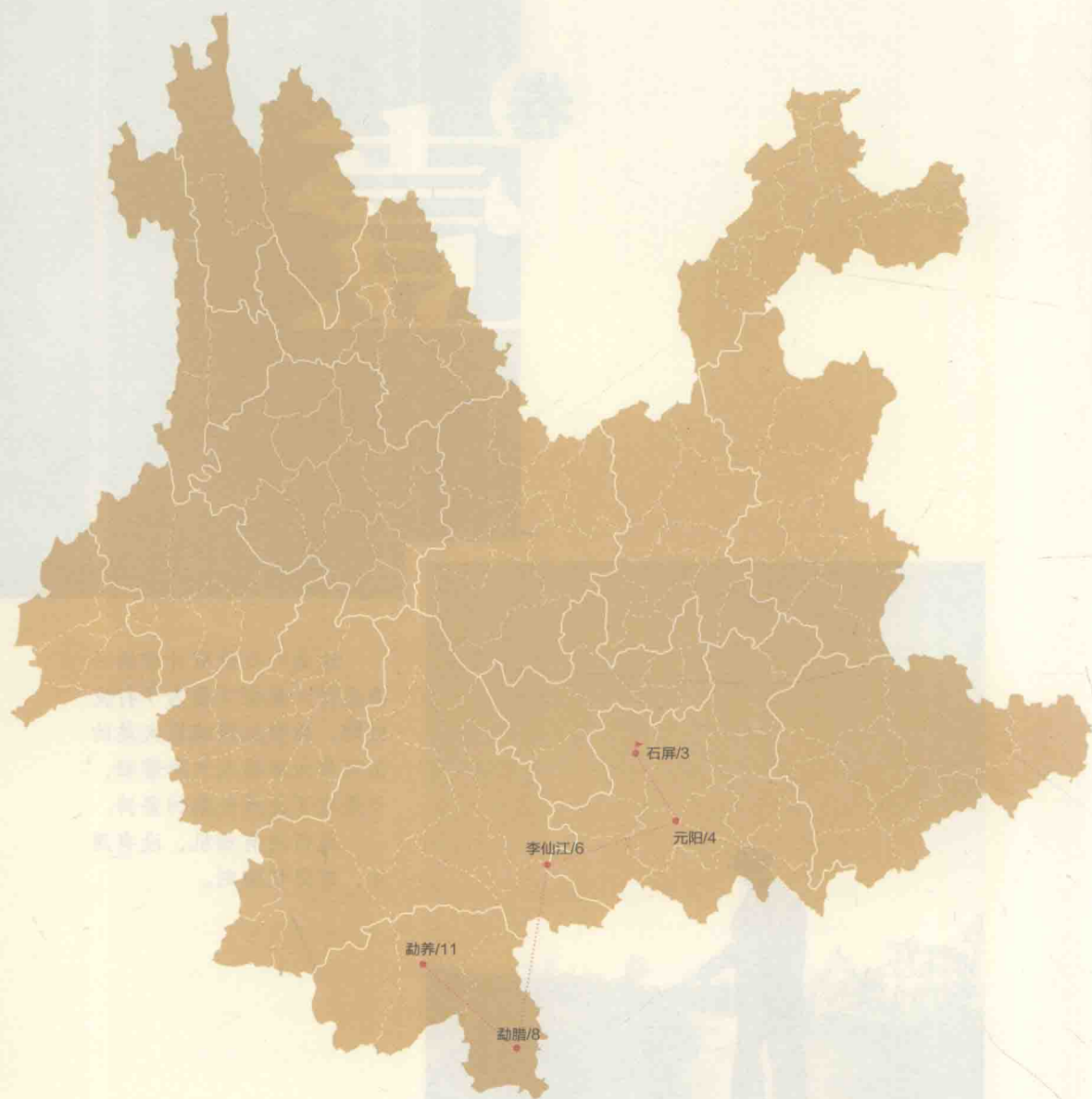
遥远的红河

(2001年7月)



这是一次没有计划的云南之行，最初只是为了打发时间，后被红河地区大美的山河与大写的人文所震动，于是有了此后长期的坚持。

此行没有相机，没有照片，却记忆深刻。



石屏..... 3
 元阳..... 4
 李仙江..... 6

马帮..... 7
 勐腊..... 8
 勐养..... 11



昆明，玉溪，通海。下午，又坐上中巴车，从通海前往石屏。经过陶村、六谷冲一带，山谷间的梯田呈现山区人不易的生存状态。田地一层层地由山谷叠向天空，生活一步一步地朝前迈着。

中巴车上一些人昏昏欲睡，一些人则从绞丝袋（装化肥用的袋子，因状如蛇皮，很多地方叫蛇皮袋）里摸出水烟筒，咕嘟咕嘟地吸水烟。不用说，看他们的装备就知道到外面去找工作。我们几年前出去读书的装备也差不多这个样子，只不过少了水烟筒而已。

“出去找工？”我与他们聊起来。

“嗯。”算是回答。

“好做吧？”

“挣得不多，搞建筑，一天十多块。”

然后话就多了，从石屏的人文地理到国际形势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中间，水烟筒在各人之间转来转去，免不了要转到我这里，我不会抽水烟筒，谢过。

时间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放开脚丫子跑，当我们留意它的时候，它则磨磨蹭蹭的，似乎与人捉迷藏，玩淘气。

很晚才到石屏。

传呼同学刘仕祥，他叫我在街中心等，不一会他坐着三轮车来了，见面说不出来的高兴。晚上，又有几个校友来玩，他们是刘仕祥的高中同学，同在云大读书，时常到我们宿舍里去，大家都很熟悉。

在刘仕祥家宽敞的屋檐下，生了炉子，吃烧豆腐，喝烧酒，谈生活，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。而此前的几天，则在玉溪与同宿舍的严光辉聊天，吃难忘的鳝鱼米线。

石屏最好的民间味道是烧豆腐。读书时刘仕祥就说，云南豆腐数石屏，石屏豆腐数我家。这次在石屏，算是见识了。在仕祥家住了几几天，每天凌晨四点多，他的父母就起床做豆腐，全是



>>> 烧豆腐

手工，也是很辛苦的工作。还好，仕祥大学毕业在县政府工作，他的弟弟也刚刚考上中国政法大学，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。

在石屏的几天，看异龙湖，看古街道，看“云台门”旧城，看“水木清华”的石屏一中，感慨，要是我能在这个有意境的中学读书多好。还看袁嘉谷旧居，袁是云南出来的经济特科状元，很少见的人物。

我要回昆明了，仕祥老弟却建议说元阳也很好玩的，梯田不错，很出名。我反正还有时间，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到元阳去看一看。



去元阳要经过建水，在车站吃了一餐烧豆腐，匆匆而过。

大学时同学何琼是建水人，她讲话很好听，我们称为“莺歌燕语”。

然后在高山峻岭之间旋转，天傍黑时到达红河河谷里新建的南沙小镇，据说元阳的县城已从新街迁到南沙了。然后是爬山，天黑时，终于到达元阳的新街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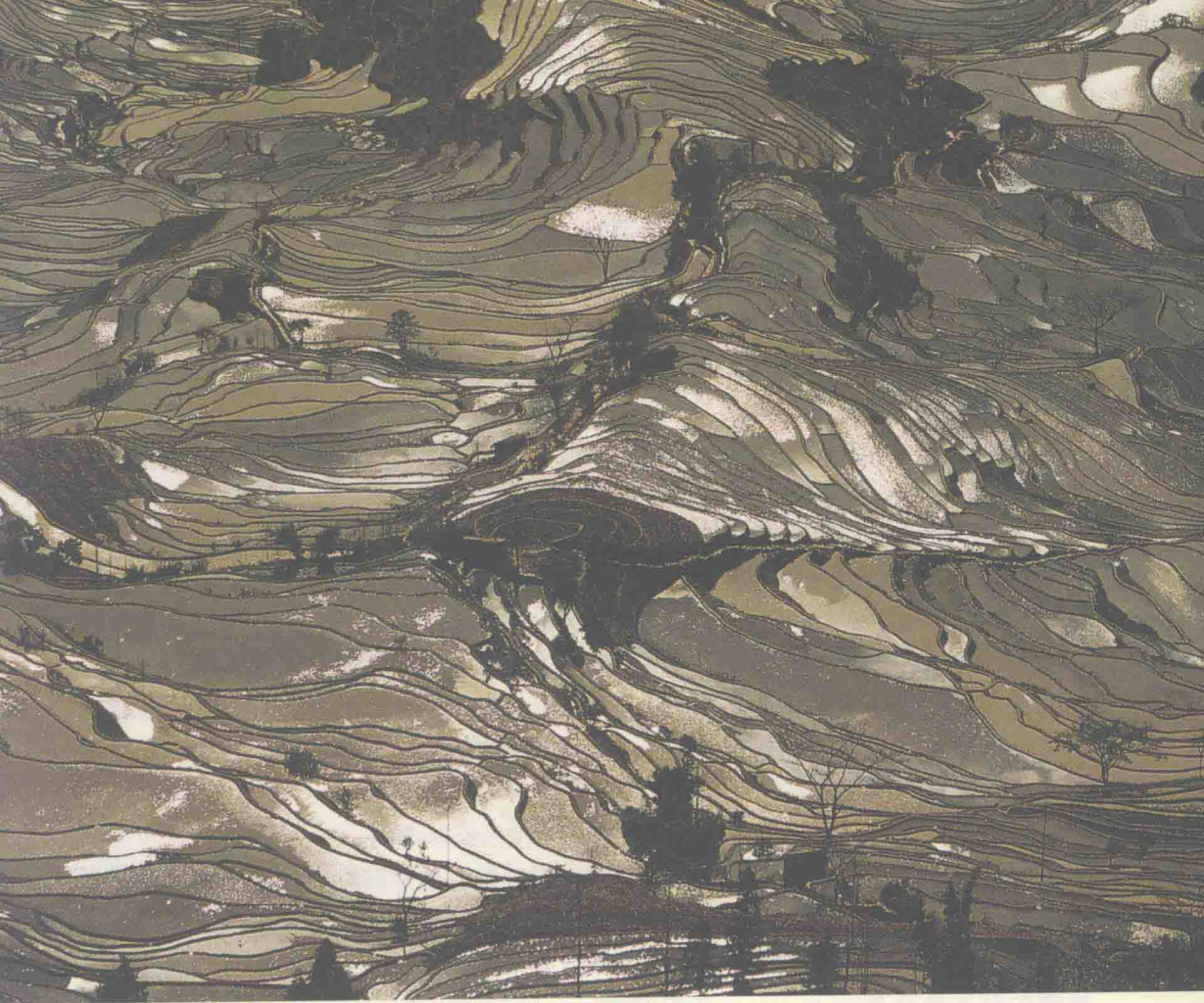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到新街镇，没有什么目的，也不知道元阳梯田美景究竟是什么样子。大学时虽有同学在元阳，但他也没有跟我们讲起过梯田。到了元阳，当然被壮观所震动，在这里整整待了三天，而且还赶了一次街子。这几天，我用双脚把附近的村庄和梯田都跑遍了，外人极少，美景似乎都是为我一个外地人的，只可惜没有相机，也好，美好的景象都留在心里。

最美的当然是梯田与云海。哈尼族梯田是农耕文化的奇迹。哈尼族先民隋唐时就在这里开垦梯田种植水稻。一千两百多年来，他们倾注了数十代人的心力，用惊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垦殖梯田。这些极美的梯田就是大地的写意画。

早晨起床，摸黑爬到招待所的楼顶上，看远处的山头 and 哈尼村庄在云海上浮动，一会儿又有霞光铺渡上面，感受奇妙极了。我内心非常激动但却大气不敢出，唯恐惊动了轻缓的云海似的。

还有民族风情浓郁的山街。哈尼族、彝族妇女多彩的服饰飘满整个山街。我所住的招待所就在山顶上，整个热闹的山街尽收眼底。人们背着山货来来往往。山货多为柴木、野菜或者自家种的农产品、刀烟以及水烟筒、自酿的酒、自制的花衣服或者背





兜、自家养的鸡鸭或者蛋类……这些东西卖出去，然后再买一些工业制品回家去。其中当然有很多细节，比如戴公鸡帽的小女孩嚷着要吃米线，一家三代五六口人在照像馆门口洗脸准备照像，两个女孩在小饭店门口出售背篓里的野菜，卖柴的女孩焦急地等待着买主，几个男子在烟摊边悠闲地抽水烟……这些细节常常令人感动。

还有清晨的碓声。天刚亮，在新街镇听到最多的是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声，仿佛住在村寨里一样。还有附近村寨传来的碓声，咚、咚、咚咚……此起彼伏，有远有近，在云海里，在群山之间还有连绵不绝的回响。

注：此后多次到元阳，除了梯田依旧，一直没有遇见壮观的云海，也没有遇到街天。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生活，就在这几十年间极速地发生着变化，很多东西就此消失。而清晨的碓声，则永远消失了。



在元阳看地图，就想着绿春。又一个傍晚时到达绿春县城。这个小小的山城似乎只有一条较宽的街道，而且就在山脊上，街面冷清，很少有人。街道两边有一些小店，找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点东西，找住处。

不热闹，因为不是街子天。

我在一家私人招待所住下，到车站去打听第二天前往江城的车次。然后到附近的山上去看了看，山风呼呼，感觉身在异境。

第二天天没亮就乘车前往江城。

我在李仙江边已经废弃的大铁桥下车，因为这里的风光有点养眼。当然，这也需要些勇气，说不定就等不到车了，那就只能徒步沿着李仙江往前走。

在李仙江边的一个小卖部里买一瓶水坐着喝，一位抽水烟的老人叫我进去坐，我进去了，不一会，一个小孩在外面嚷，我出去看，原来小男孩在河岸边结渔网。

水流湍急，我怀疑捕鱼的可能性。老人笑着说，还是能捕到的，这里面的鱼叫面瓜鱼，味道不错。

6

我半信半疑，只是没鱼可吃，看一老一少慢条斯理织网。

老人与我慢慢聊着，据说早晨这里的风景很好，云彩就贴着河面升起来，还有电视台来拍录像。

这个我倒相信，在这样诗意的河谷里，如果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那才叫奇怪呢。

一个少年背着一个化肥袋子从山林里穿出来，袋子血淋淋的，与老头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我问那是什么？老人回答说，那家伙又抓到一头麂子了，剥了皮要拿到国庆街子去卖。

我说那不是保护动物吗？他说是要保护啦，现在动物很少了，我抓鱼也成了问题。正说着，一辆手扶拖机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，上面挤满了人。小男孩也挤了上去，奔向他的市场。

李仙江是一条美丽的河，真想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。这条江发源于大理州南涧，经马龙江与阿墨江汇流后称李仙江，由西北向东南，经江城曲水乡出境流经越南，注入红河。江岸多为低海拔热带雨林、季雨林，植物、动物种类繁多，常有人捕到猴子、原鸡、白鹇、绿鸠、穿山甲、蛤蚧等，沿途的各个小镇，都能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干巴。

上世纪的中叶，李仙江曾是中越边地群众的重要交往通道，据说现在从土卡河

渡口上船，入李仙江，经越南黑水河到越南莱州，也可达河内。但我很少见到李仙江上的商业航船，那么险急的河流，如果通航，那将付出多少不可预知的危险和艰辛？

好长时间没有车经过，我沿着李仙江畔徒步，风光是诗意的，人们的生活是艰苦的。



从绿春到江城的弹石路上，我见到了今生可能见到的最大马帮了。大约下午两点多，我在中巴车上昏昏欲睡，车却慢慢停下来。我醒来，伸出头去，看窗外浓郁的森林，却隐隐听到铃铛声在山间响起，往前一看，马帮，是马帮！

头骡身披彩妆从我眼前经过，有些沧桑有些气度，身后跟着一溜的马儿。山路蜿蜒，不知这马帮究竟有多长。反正我的心情是激动了，一车的人也很激动，连司机也说：“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马帮！”

这个马帮整整近半个小时才从车边过完，赶马人分成几个小群在马帮中走着，一路说笑，不时打几个口哨。这个马帮至少有一公里长，这决不是滇西诸多地方现在还在山林间奔波的小型马帮。这是一个商业马帮，是做生意的，这种马帮已极少见了。后来到江城了解到，这个马帮也经过江城，据说可能是从红河来的，到老挝返回来。

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相机，人民币也“弹尽粮绝”了，正准备到景洪找同学补给。偏在这时遇上了这个不知何来何去的马帮。我看着他们在阳光的光斑里渐行渐远，心里说不出的懊恼。

云南的很多地方活跃着马帮，主要集中在滇西北，如福贡、六库、独龙江一带。一般前往这些地方去都要雇用马帮，但规模小。马帮有其独特的文化，喜欢在云南的山水间行走的人应多了解一些，见到马帮时千万不要学我，立即下车，跟马帮餐风露宿一趟，那是人生至上的经历。

哪里还有这样的马帮？

江城政府所在地叫勐烈，也是一个古镇，有古老的街道，商铺的形象还保留着当年的热闹。这里曾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道要道之一，曾经马帮众多，但现在冷清下来了。

找了一个招待所，十元一床，我二十元包了一个房间，极简陋，但还好，是一个人住。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和一盏昏暗的灯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对了，有一股说不

上来的味道。上厕所要穿过更为阴暗的长长的走道。没关系，房间外面的世界很明亮。

晚上在街面上溜达，无所事事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，找一个小餐馆吃晚饭，要了关于异乡的第一瓶啤酒，然后回到招待所，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，估计就是路边的卡拉OK，那时街面上流行这个。歌极难听，声音极响，残忍地破坏着山区小城夜晚的宁静，一直到夜里两点多才安静下来。

我极度忍受不了，决定第二天到小城的有关部门去告一状，然而到第二天，我又懒得去理这件事了。不知当地的人们为什么能够容忍？

在江城没有久留，对它的印象也不深刻，没有目的的出行也许就有这点好处，只图看个新鲜，却终究是不知所以然，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江城，不知道为什么有勐烈老街，不知道它的过去与现在。



清晨从江城出发，坐了一整天的车，十多个小时，然后到达了另一个边境小镇——勐腊。

因为长时间坐车，我的屁股常常是麻木的。

照例是住下。傍晚，在街面上闲走，感受这个热带小镇的独特风情。有意思的是，勐腊虽说是县城，城里却有很多漂亮的傣族竹楼，不是接待游客的那种装饰性的，而是真正的当地民居，这让我大为高兴，围着看。只是有狗不时从竹楼里跑出来，对着陌生的我看了又看，让我不敢造次。

不几步就到城外，有干净的南腊河。南腊河的傣族语义就是“茶汁河”，但我看不像，原因就是干净，可能是冬天吧。河上有几架吊桥，有的废弃了，有的却还在使用。穿着筒裙的傣族女子挑着竹箩从上面走过，吊桥有节奏地摇晃起来。

我站在桥头看桥下哗哗的流水，还有那些光着屁股在河里捕鱼的汉子，有的撒一种小网，有的用竹筐罩，有的在河边烤火，很悠闲的生活场景。

一个退休的老人在散步，我与他聊天，得知他是解放后到这里来工作的，外省人。我说这里的树真多。他说，五八年砍了不少，现在又种上了，这里的傣族人不喜欢让地荒着。

第二天起床，却发现整个小城都笼在浓雾里，以为天阴了。后来才了解到，版纳地区的冬季清晨，每天都有浓雾，多半到中午才会散去。在这样的浓雾里，到处





>>> 南腊河



>>> 南腊河

都有娉婷而朦胧的身影，她们就是傣族女子，正匆匆地赶往集市，也就是赶摆。只是知识太少，不知道这一些，没去赶摆，却又跑到南腊河边去看风景。

风景当然极诗意。还遇到一个清灵的小女孩，头天中途转车，与我坐同一趟车到勐腊的。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在勐醒半路上车，估计是放暑假跟同学来玩的。细看，背着一个画夹，是学美术的？这可来对了。（注：几年后，再去，被翠竹拥着的南腊河边全建了粗陋的烧烤摊，而傣族妇女每天下午在河边洗浴的景象也渐渐少了，县城内，那些漂亮而富于地方诗情的竹楼居然没有了。）

大约十点多，返回勐腊小城。看勐腊的地图上有一个小小的点，那是瑶区，决定去

看一看。

在勐腊汽车站，买一个糯米饭团和一条茅草烤鱼做早餐，吃完了还不见发车，有到南腊河上游勐伴的车，于是转乘勐伴的车。车子在晨雾里沿着土路前行，穿过茂密的勐腊森林保护区，就到了一个小村勐卓，有云从河面上升腾起来，很美。我挤下车子，在这里等瑶区的车。

勐卓是个诗意的小村，依在南腊河边。村口有人在收购农副产品，人们忙着装车，两三个小卖部留着几个黑洞洞的窗口，像几只眼睛在漫无目标地张望。

雾还没散尽，天有点凉。我走进村子，妇女和小孩们都在村道的篱笆边等着晒太阳，几个小孩好奇地跟在我身后，嘻嘻哈哈看新奇。

好长时间没有车，我决定步行前往瑶区，因为从地图上看，从勐卓到瑶区只有九公里，按行军速度最多不过两小时。走了一段，碰上一个岔路口，想着反正是



玩，就翻过岔口看看那边是什么。没想到走半天什么人也没有看到，只有一些刀耕火种留下来的痕迹。

往回走时，遇上几个从山上下来的傣族妇女，各自背着一个黑布背包，鼓囊囊的。她们与我打

招呼，虽然走在一起了，却彼此听不懂说什么，只是比比划划往回走。她们走得很慢，眼睛四处看，不时就跑出去用手中的砍刀一阵猛砍，然后再把一些野果根茎之类的东西往背包里塞。

出来不久，就看到前往瑶区的小中巴。车内很拥挤，鸡鸭、猪仔以及人一起抢占地方。我站在里面，手没有什么抓握处也能站稳。路更崎岖了，车内阵阵晃动。身着黑衣的蓝靛瑶姑娘们总是吸引着我的眼睛。她们的衣服是自己纺织的，染色用一种植物染料，如果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板蓝根。我很是奇怪，他们居然是一个崇尚黑色的瑶族支系。

到了瑶区已经下午，没想到九公里路小中巴走了一个多小时。

瑶区就一条街道，由于不是街天，人很少，加之中午的阳光把大地烤得发烫，就更少见人。街边的建筑各式各样，既有水泥矮房，也有木楼，镇子边上还有很多草房。几只狗无精打采地溜过街道，一个小女孩吵着要吃冰棒，一个小卖部前的木凳上坐着几个闲聊的瑶族妇女……

我想打道回府，却没有车，于是迈开双脚步行。

从瑶区出来，脚步也快，虽是一月，勐腊的中午气温却很高。独自在原始森林的小路上穿行，冒的却是冷汗，好长时间也遇不上一个人。路两边到处藤蔓交错，阴森森的，有时突然哗啦啦冒出一点声音，令人头皮发麻，眼睛像猫一样警觉。要知道，这是勐腊自然保护区，这是中国最好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。

保护区里有什么呢？有野象，有孟加拉虎，有野牛……。路边的警示牌时常提醒我。

两个小时后，终于走到勐卓，心情有了些欢愉。继续往前走吧，因为到这里虽然也是土路，但宽了些，并且这里是个岔路口，还有勐伴的车经过这里到勐腊

去。到底有没有？我问了几个当地人他们也说不清楚。已经下午四点多，还有将近二十公里路，我必须赶在天黑前走出森林，到达勐腊，否则等待我的应当不只是冷汗。

又上路了，这一次还好，好长一段都有南腊河陪着，只是终不敢迈进森林去与南腊河亲热一番，尽管我们的距离只有几步之遥，我也只能通过密林的空隙看到它零碎的尊容。

这条路上还是没有行人，仍不时看到有孟加拉虎、野象的种种告示牌，越发增加我的不安。好在路上也不时有小货车或单位的车经过，我拦了几次，根本就没用，想一想估计人家也在提防我。车没坐上，车子却把满路的灰尘扬起来，在原始森林挤压的小小空间里弥漫，十多分钟都不会散尽，令我吃了不少灰尘。

下午五点左右，走到一片稍微开阔的地方，心情有些轻松起来，又走了十多分钟，远远地看到一个人迎面走来，心情有些雀跃，恨不得上去拥抱亲吻。等走得更近了，心里又紧的一跳，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长头发，光着上身，赤着脚叭嗒叭嗒走，他正用冷漠的眼睛死命地瞪着我。我也努力镇静，做不在乎状。

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回过头去一看，这家伙腰间挂着一个蛇皮袋，正往外渗着血水，背上背着一把长长的腰刀，上面穿着几条鱼。

晚上七点左右，我已经在一个小餐馆独自喝着啤酒。



11

新的一天，从勐腊到景洪，找到大学同学丁敏。在她家弄了一点吃的，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，对美丽的景洪也没有什么印象。

从景洪出来的路上，有一个小小的三岔路口，往左边拐进去，就是小小的勐养镇。我在这里下车，也许由于处在交通路口，这里已经与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区别，想象中的傣寨风情已不见踪影。

正是中午，傣区的集市基本都已散去。由于气候炎热，这里的人们都赶早集，可以称之为露水街，想一想也是一个颇有地方特色的称谓。集市里尚有一些摊点，多是一些还没有卖出去的野果菜蔬之类，它们的形象和主人一样懒洋洋的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

在大街上挥汗如雨地走着。有人告诉我，这里有一棵很出名的“象树”，可以去看一看，于是就去了，走进了街道边的象树公园。此象树非彼象树。它不是树木的名称，而是树根形状与大象相似的榕树。民间传说，这株古榕是由一头大

象变成的。

然后坐车到思茅，到墨江，到漠沙，到新平，都是很有特点的地方，最后返回昆明。第一次独自一人的云南之行结束了。非常庆幸这次没有目的的行程，它使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决定并最终用十多年的休假时间坚持下来，那就是“走遍云南”。